

「校長不在這里，你應該道謝的人。此外卻有一個。這學校中，凡是幼的孩子，都有年長的學生當作母親，或是姊姊照顧着的。照顧你女兒的是一個年紀十七歲的麵包商人的女兒。她對於你女兒那才真是親愛呢。這二年來，每日早晨代爲著衣梳髮，教她針線，真是好伴侶！——奇奇阿，你朋友的名字叫甚麼？」

「卡——德——利那喬爾——達諾。」(Caterina Gior-dano) 女兒微笑了說，又向着父親：

「她是一個很——好的人啊。」

侍者因先生的指使入內，立刻領了一個神情快活體格良好的啞女出來。一樣地穿着赤條子紋的衣服，束着鼠色的圍裙。她到了門口紅着臉立住，既而微笑了把頭俯下。身體雖已似大人，仍有許多似小孩的地方。

園丁的女兒起立走近前去，攜了她的手，同到父親面前，用了粗重的聲音說：

「卡——德——利那，喬爾——達諾。」

『呀！好一位端正的姑娘！』父親叫着想伸手去摸撫她，既而又把手縮回，反覆地：

『呀！真是好姑娘！願上帝祝福，把幸福和慰安加在這姑娘身上！使姑娘和姑娘的家屬都常幸福！真是好姑娘啊！奇奇阿！這里有個正直的工人，貧家的父親，用了真心，這樣祈禱着呢。』

那大女孩仍是微笑着撫摸着那小女孩。園丁只管如看聖母像般地注視着她。

『你可以帶了你女兒同出外一天的。』先生說。

『那末我帶了她去同回到孔特夫去，明天就送她來，請許我帶她同去。』園丁說。

女兒跑去著衣服了。園丁又反覆地：

『三年不見，已能說話了呢。權帶她回孔特夫去罷。喲，還是帶了她在丘林街散散步，先給大家看看。同到親友們那里去罷。啊，今天好天氣啊！真難得！——喂！奇奇阿，來攜了我的手！』

女兒著了小外套，戴了帽子出來，執了父親的手。父親走出到了門口：

『諸位，多謝！真真多謝！改日再來道謝罷！』既而又轉了一念，立住了回過頭來，拂去了女兒的手，探着衣囊，用了狂人似的大聲說：

上。

『且慢，我難道不是人嗎？這里有十塊錢呢，把這捐入學校罷。』說着，把金錢抓出放在桌

先生感動地：

『啣，錢請收了去，不受的。請收了去。因為我不是學校的主人。請將來當面交給校長。大概校長也決不肯接受的罷，這是以勞動換來的錢呢。已經心領了，同收受一樣，謝謝你。』

『不，一定請收了的。那末——』說猶未完，先生已把錢強迫的還置在他的衣囊裏了。園丁無法，用手送接吻於先生和那大女孩，拉了女兒的手，急急地出門而去。

『喂，來啊！我的女兒，我的啞女，我的寶寶！』

女兒用了疏緩的聲音叫說：

『啊！好太——陽啊！』



第九卷 六月

格里勃爾第將軍

三日

(明日是國慶日)

今天爲國喪日，格里勃爾第將軍昨夜逝世了。你知道他的事跡嗎？他是把一千萬的意大利人從勃蓬（Bourbons）政府的暴政下救出的人。他在七十五年前生於尼斯（Nice），父親是個船長，他八歲時，救過一個女子的生命；十三歲時，和朋友共乘小艇遇險，把朋友平安救起；二十七歲時，在馬塞（Marseilles）救起一個將淹斃的青年。四十一歲時，在海上救助過一隻險遭火災的船。他爲了他國人的自由，在亞美利加曾作十年的戰爭，爲爭隆巴爾地和杜論

諦諾 (Trentino) 的自由，曾與奧大利軍交戰三次，一八四九年守羅馬以拒法國的攻擊，一八六〇年救耐普爾斯和派來漢 (Palermo)，一八六七年再爲羅馬而戰，一八七〇年和德意志戰爭，防禦法軍。剛毅勇敢，是在四十回的戰爭中得過三十七回勝利的人。

平時以勞動自活，隱耕孤島。教員、海員、勞動者、商人、兵士、將軍、執政官，甚麼都做過。是個質樸偉大而且善良的人；是個痛惡一切壓迫，愛護人民，保護弱者的人；是個以行善事爲唯一志願，不慕榮利，不計生命，熱愛意大利的人。他振臂一呼，各處勇敢人士，就立刻在他面前聚集：紳士棄了他們的邸宅，海員棄了他們的船舶，青年棄了他們的學校，來到他那赫赫光榮之下作戰。他戰時常著赤衣，是個強健美貌而優雅的人。他在戰陣中，威如雷電，在平時柔如小孩，在患難中，刻苦如聖者。意大利幾千的戰士於垂死時，只要一望見這威風堂堂的將軍的面影，就都願爲他而死。願爲將軍犧牲自己生命的，不知有幾千人，萬人都會爲將軍祝福，或願爲將軍祝福。

將軍死了，全世界都哀悼着將軍。你現在還未能知將軍，以後，當有機會讀將軍的傳記，或

聽人說將軍的遺事罷。你逐漸成長，將軍的面影，在你前面也會跟着加大，你到大人的時候，將軍會巨人似地立在你面前罷。到你去了世，你的子孫以及子孫的子孫都去了世以後，這民族對於他那日星般彪炳着的面影，還當作人民的救濟者永遠景仰罷。意大利人的眉，將因呼他的名而揚，意大利人的膽，將因呼他的名而壯罷。

軍 隊

十一日

（因格里勃爾第將軍之喪，國慶日延遲一週。）

今天到配寨卜斯德羅（Piazza Castello）去看閱兵式。司令官率領兵隊，在作了二列走着的觀者間通過，喇叭和樂隊的樂曲，調和地合奏着。在軍隊進行中，父親把隊名和軍旗一一指示了教我。最初來的是礮兵工校的學生，人數約有三百，一律穿着黑服，勇敢地過去了。其次是步兵：有在哥伊托和桑馬底諾戰爭過的奧斯泰（Aosta）旅團，有在卜斯德爾費達度

(Castelfidardo) 戰爭過的勃卡漢 (Bergamo) 旅團，共四聯隊。一隊一隊地前進，無數的赤帶連續地飄動，其狀恰如花朵。步兵之後，就是工兵。這是陸軍中的工人，帽上飾着黑色的馬尾，綴着紅色的絲邊。工兵後面接着又是數百個帽上有直而長的裝飾的兵士，這是作意大利干城的山岳兵，高大褐色而壯健，都戴着格拉勃利亞型的帽子，那鮮碧的帽廂，表示着故山的草色。山岳兵還未走盡，羣衆就波動起來。接着來的是射擊兵，就是那最先入羅馬的有名的十二大隊。帽上的裝飾，因風俯伏着，全體像黑波似地通過。他們所吹的喇叭聲，尖銳得如奏着戰勝的音調，可惜，不久那聲音就在碌碌的粗而低的噪聲中消去，原來野礮兵來了。他們乘在彈藥箱上，被六百匹駿馬牽了前進。兵士飾着黃帶，長長的大礮，閃着黃銅和鋼鐵的光。礮車車輪，碌碌地在地上滾着作響。這以後山礮兵肅然地接着，那壯大的兵士和所牽着的強力的騾馬，所向震動，是帶了驚恐與死去給敵人的。最後，是熱那亞騎兵聯隊，甲兜閃着日光，直持了槍，小旗飄拂，金銀晃耀，鳴着轡，嘶着馬，很快地去了。這是從桑泰路寫 (Santa Lucia) 以至維拉勿蘭

卡 (Villafranca) 十次像旋風樣在戰場上掃蕩過的聯隊。

『啊！多好看啊！』我叫說。父親警誡我：

『不要將軍隊作玩具看！這許多充滿力量與希望的青年，爲了祖國的緣故，一旦被召集，就預備在國旗之下飲彈而死的啊。你每次聽到像今天樣的「陸軍萬歲！意大利萬歲！」的喝彩，須想在這軍隊後面就是屍山血河的啊！如此，對於軍隊的敬意，自然會從你胸中流出，祖國的面影，也更莊嚴地可以看見了罷！』

意大利

十四日

在國慶日，應該這樣祝祖國的萬歲的：

『意大利啊，我所愛的神聖的國土啊！我父母曾生在這里，葬在這里，我也願生在這里死在這里，我的子孫也一定在這里生長，在這里死亡罷。華美的意大利啊！積有幾世紀的光榮，在數年中得過統一與自由的意大利啊！你會傳給神聖的智識之光給世界，爲了你的緣故，無數

的勇士在沙場戰死，許多的勇士化作斷頭臺上的露而消逝。你是三百都市和三千萬子女的
高貴的母親，我們做幼兒的，雖不能完全知道你，了解你，卻盡了心寶愛着你呢。我得被生在你
的懷裏，作你的兒子，真足自己誇耀。我愛你那美麗的河與崇高的山，我愛你那神聖的古跡與
不朽的歷史，我愛你那歷史的光榮與國土的完美。我把你全國，和我所始見始聞的最繫戀的
你的一部分，同樣地愛敬，我以純粹的情愛平等的感謝，愛着你的全部——勇敢的丘林，華麗
的熱那亞，知識開明的勃洛格那（Bologna），神祕的威尼斯（Venice），偉大的彌冷（Milan）
我更以幼兒的平均的敬意，愛溫和的勿洛倫斯（Florence），威嚴的派來漠，宏大而美麗的
耐普爾斯，以及可驚奇的永遠的羅馬。我的神聖的國土啊！我愛你！我立誓：凡是你的兒子，我必
都如兄弟的愛他們：凡是你所生的偉人，不論是死的或是活的，我必都從真心讚仰；我將勉為
勤勉正直的市民，不斷地研磨智德，以期無愧於作你的兒子，竭了我這小小的力，防止一切不
幸、無知、不正、罪惡來污你的面目。我誓以我的知識，我的腕力，我的靈魂，謹忠事你；一到了應把
血和生命貢獻於你的時候，我就仰天呼着你的聖名，向着你的旗子送最後的接吻，把我的血

向你灑濺，用我的生命做你的犧牲罷。」

九十度的炎暑

十六日

國慶日以後，五日中溫度增高五度。時節已到了夏季的正中，大家都漸疲倦起來。春天那樣美麗的薔薇臉色，如數失去，項頸足腿都消瘦下去，頭昂不起，眼也昏眩了。可憐的耐利因受不住炎暑，那蠟樣的臉色，愈呈蒼白，不時在筆記簿上伏着睡去，但是卡隆常常留心照拂，耐利睡去的時候，把書翻開了豎在他前面，替他遮住了先生的眼睛。克洛西的赤髮頭，靠在椅背上，恰似一個割下的人頭放在那里的。諾瑟斯唧咕着人多空氣不好。啊，上課真苦啊！從窗口望見清涼的樹蔭，就想飛跳出去，不願再被拘束在坐位裏了。從學校回去，母親總接候着我，留心我的面色的。我一看見母親，精神就重新振作起來了。我用功的時候，母親常問：

『不難過嗎？』早晨六時叫我醒來的時候，也常說：

『啊，要好好地啊！再過幾天就要休假，可以到鄉間去了。』

母親又時時講在這炎暑中作着工的小孩們的情形給我聽。說有的小孩在田野或如燒的砂上勞動，有的在玻璃工場中終日逼着火燄。他們早晨比我早起牀，而且是沒有休假的。所以我們也非奮發不可。說到奮發，仍要推代洛西第一，他絕不叫熱或思睡，無論何時都活潑快樂。他和冬天一樣地垂着那長長的金髮，用功毫不覺苦。只要坐在他近旁，聽到他的聲音，也能令人振作起來。

此外，拚命用着功的有兩人。一是固執的斯帶地，他恐自己睡去，敲擊着自己的頭，熱得真是昏倦的時候，再把牙齒咬緊，眼睛張開，那神氣似乎要把先生也吞下去了。還有一個，是商人的卡洛斐。他也一心地用紅紙做着紙扇，把火柴盒上的花紙黏在扇上，賣一銅幣一把。

但是，最令人佩服的要算可萊諦。據說，他早晨五時起牀，幫父親運柴的。到了學校裏，每至十一時，不覺支持不住，把頭垂下胸前去了。他警醒轉來，常自己敲着頸背，或稟告了先生，出去洗面，或預託坐在旁邊的人推醒他。可是，今天終於忍耐不牢，呼呼睡去了。先生大了聲叫『可』

萊諦』也不聽見，於是先生忿怒起來，『可萊諦，可萊諦！』反覆地怒叫。住在可萊諦貼鄰的一個賣炭者的兒子，立起來說：

『可萊諦今天早晨五時起運柴到了七時的。』

於是，先生讓可萊諦睡着，接續授了半小時的課，才走到可萊諦的位置旁，輕輕地從臉上吹醒了他。可萊諦睜開眼來，見先生立在前面，驚恐得要退縮。先生兩手托住了他的頭，在他髮上接吻着說：

『我不責你。因為你的睡去，不是由於怠惰，乃是由於疲勞了的緣故。』

我的父親

十七日

如果是你的朋友可萊諦或卡隆，像你今天回答父親的話，決不至出口罷。安利柯爲甚麼如此啊！快向我立誓以後不再有那樣的事。因了父親責備你，口中要露出失禮的答

辨來的時候，要想到將來有一天，父親叫你到臥榻旁去，和你說『安利柯！永訣了！』的光景。啊！安利柯！你到了不能再見父親，走進父親的房間，看到父親遺下的書籍，回想到在生前對不起父親的事，大概會自己後悔，自說『爲甚麼我那時如此』的罷。到了那時，你才會知道父親的愛你，知道父親責叱你時自己曾在心裏哭泣，知道父親的加苦痛於你，完全是爲愛你罷。那時，你會含了悔恨之淚，在你父親的書案上——爲了兒女不顧生命地在這上面勞作過的書案上接吻罷。現在，你不會知道，父親除了慈愛以外，把一切的東西對你遮掩過了。你不知道罷，父親因操勞過度，時時自恐不能久在人世呢。在這種時候，總是提起你，對你放心不下。又在這種時候，他常攜了燈走進你的寢室，偷看你的睡態，回來再努力地把工作繼續。世間憂患儘多，父親見你在側，也就把憂患忘了。這就是想在你的愛情中，求得慰安，恢復元氣。所以，如果你待父親冷淡，父親失去了你的愛情，將如何悲哀啊。安利柯！切不可再以忘恩之罪把自己玷污了啊！你就算是個聖者樣的人，也不足報答父親的辛苦，並且，人生很不可靠，何時有何事發生，是料不到的。父親或許在你還幼小時

就不幸死了——在三年以後，二年以後或許就在明天，都說不定。

啊！安利柯！如果父親死了，母親著了喪服了，家中將非常寂寞，空虛得如空屋一樣罷！快！到父親那里去！父親在房間裏工作着呢。靜靜地進去，把頭俯在父親膝上，求父親饒恕你，祝福你。

——母親——

鄉野遠足

十九日

父親這次又恕宥了我，並且，還許可我踐可萊諦的父親的約，同作鄉野遠足。

我們早想吸那小山上的空氣，昨天下午二時，大家在約定的地方聚集。代洛西、卡隆、卡洛斐、潑來可西、可萊諦父子，連我總共是七個人。彼此都預備了水果、臘腸、煮熟雞卵等類，又帶着皮袋和錫製的杯子。卡隆在葫蘆裏裝了白葡萄酒，可萊諦在父親的水瓶裏裝了紅葡萄酒，潑

來可西著了鐵匠的工服，拿着四斤重的麵包。

坐街車到了格浪美德萊喬（Gran Madre di Dio），以後就走上山路，山上滿了綠色的涼蔭，很是爽快。我們或是在草上轉滾，或是在小溪中濯面，或是跳過林籬。可萊諦的父親把上衣搭在肩上，銜着煙斗，遠遠地從後面跟着我們走。

潑來可西吹起口笛來，我從未聽到那孩子的口笛過。可萊諦也一壁走一壁吹着口笛。他拿着手指般長的小刀，作着水車、肉叉、水銃等種種的東西。強把別的孩子行李背在身上，遍身雖已流着汗，還能山羊似地走得很快。代洛西在路上時時立住了教給我草類和蟲類的名稱，不知他爲甚麼能知道這許多東西啊。卡隆默然地嚼着麵包，自從母親去世以後，他所喫的東西，諒已不如以前地有味了。可是待人的親切，卻依然如故。我們當要跳過溝去，因爲要作勢，退步了跑上前去的時候，他就先跳過去伸手過來攙接的。潑來可西因爲幼時曾被牛觸突，所以見牛就生恐怖，卡隆在路上見有牛來，就走在潑來可西前面。我們上了小山，或跳走，或轉滾下來。潑來可西滾入荊棘中，把工服扯破了，很難爲情地立着，卡洛斐是不論何時都帶得有針

線的，就來替他補好那破孔，潑來可西只是叫着『對不起，對不起，』一等縫好，就立刻開步跑了。

卡洛斐就在路上，也不肯徒然通過。或是採摘可以作生菜的草，或是把蝸牛拾起來看，見有尖角的石塊，就拾了藏入袋裏，以為或許是含有金銀的。我們無論在樹蔭下，或是日光中，總是跑着，滾着，後來把衣服弄得縐縐地，喘息着到了山頂，在草上坐了喫那帶來的東西。

前面可望見廣漠的原野和戴着雪的亞爾普斯山。我們腹已飢得不堪，麵包一入口中，好像就溶去了似的。可萊諦的父親用葫蘆葉盛了臘腸分給我們，大家一壁喫着，一壁談先生們的事，與朋友的事以及試驗的事。潑來可西怕難為情，甚麼都不喫，卡隆把好的揀了塞入他的口裏。可萊諦盤足坐在他父親的身旁，兩人並在一處，如其說他們是父子，不如說是兄弟，狀貌很相像，都是赤紅了臉，露着白齒在那里微笑。父親傾了皮袋暢飲，把我們所喝剩的也拿去甘露似地喝了說：

『酒在讀書的孩子們是有害的，在柴店夥計，卻是必要。』說着，捏住了兒子的鼻頭，搖扭

着向了我們：

『哥兒們，請你們愛待這傢伙啊。這也是正直男子的身分哩！這樣自贊，原是可笑，哈哈，哈哈！』

除了卡隆，一齊都笑了。可萊諦的父親又喝了一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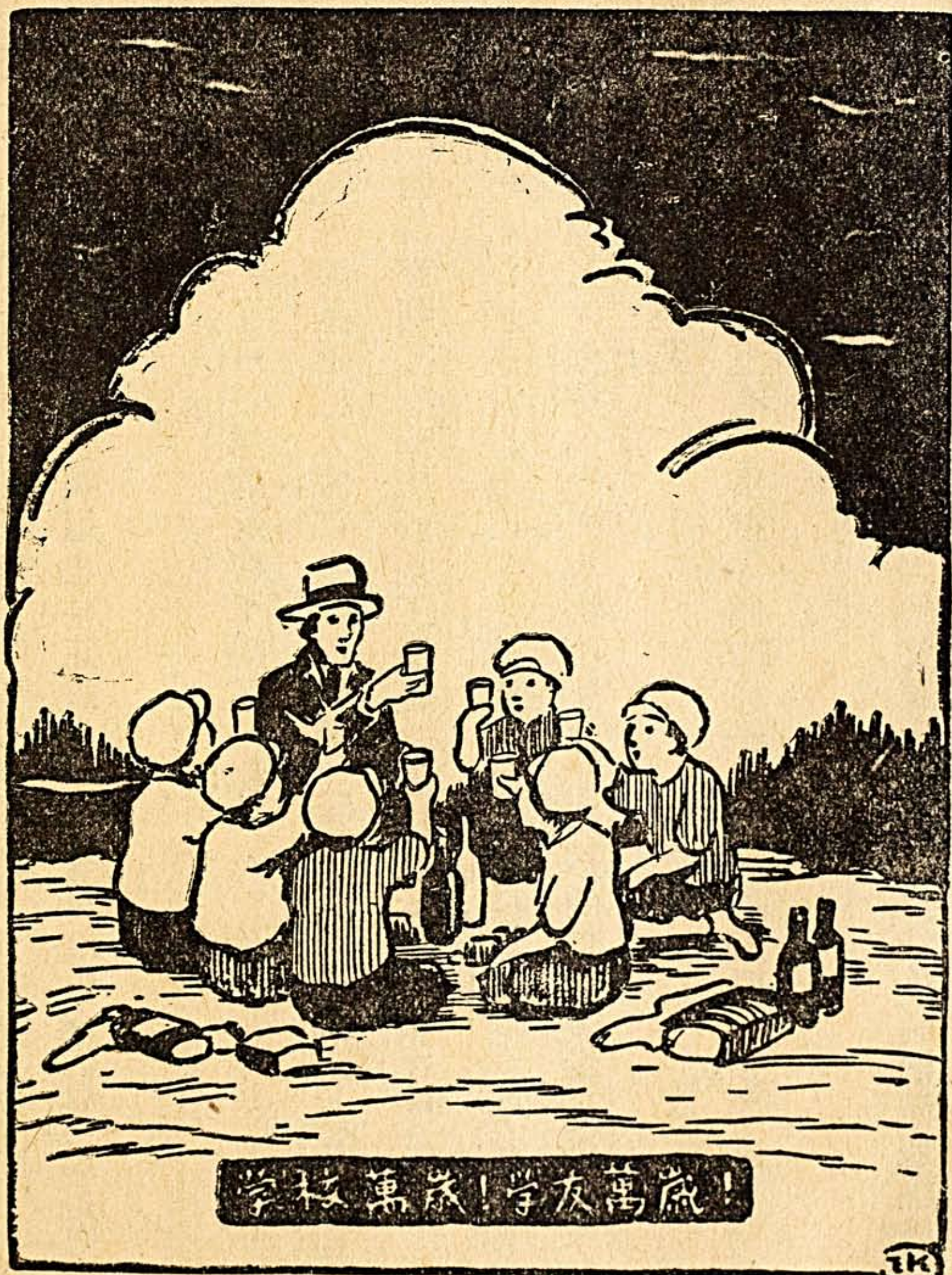
『慚愧啊。哪，現在雖是這樣，大家都是要好的朋友，再過幾年，安利柯與代洛西，成了判事或是博士，其餘的四個，都到甚麼商店或是工場裏去，這樣，彼此就分開了！』

『那里的話！』代洛西搶先回答。『在我，卡隆永遠是卡隆，潑來可西永遠是潑來可西，其餘的也都一樣。我即使做了俄國的皇帝，也決不變，你們所居的地方，我總是仍要來的。』

可萊諦的父親擎着皮袋：

『難得能如此說；再好沒有了。請把你們的杯子舉來和這觸碰一下。學友萬歲！學校萬歲！因爲在學校裏，不論富人窮人，都如一家的。』

我們皆舉杯觸碰了皮袋而喝。可萊諦的父親起立了把皮袋中的酒傾底喝乾：



学校万岁! 学友万岁!

『四十九聯隊第四大隊萬——歲！喂！你們如果入了軍隊，也要像我們樣地出力幹的啊！少年們！』

時光不早，我們且跑且歌，攜手下來。薄暮到了濮河，見有許多螢蟲飛着。回到配塞特羅斯帶丟士（Piazza dello Statuto），互約日曜日再在此相會，共往參觀夜學校的賞品授與式而別。

今天天氣真好！如果我不逢到那可憐的女先生，我回家時將怎樣地快樂啊。回家時已昏暗，才上樓梯，就逢到女先生，她見了我，就攜了兩手，附耳和我說：

『安利柯！再會！不要忘記我！』我覺得先生說時在那里哭，上去就告訴母親：

『我方才逢見女先生，她病很不好呢。』

母親已紅着眼了，既而注視着我，悲哀地說：

『先生是，可憐——很不好呢。』

勞動者的賞品授與式

二十五日

依約，我們大家到公立劇場去看勞動者的賞品授與式，劇場的裝飾，和三月十四日那天一樣。場中差不多充滿了勞動者的家屬，音樂學校的男女生徒坐在池座裏，他們齊唱克里米亞戰爭的歌，那真是唱得很好，唱畢，大家都起立拍手。隨後，各受賞者走到市長及知事面前，領受書籍、貯金摺、文憑或是賞牌。『小石匠』傍着母親坐在池座角邊，在那一方，坐着校長先生，我三年級時先生的赤髮頭，露出在校長先生後面。

最初出場的是圖畫科的夜學生，裏面有鐵匠、雕刻師、石版師、木匠以及石匠。其次是商業學校的學生，再其次是音樂學校的學生。其中有大批的姑娘與勞動者，都穿着華美的衣裳，因被大家喝彩，都笑着。最後來的是夜間小學學校的學生，那光景真是好看，年齡不同，職業不同，衣服也各式各樣。——有白髮的老人，也有工場的徒弟，也有蓄長髮的職工。年幼的行所無事，老

的卻似乎有些難爲情的樣子。羣衆雖拍手歡迎他們，可是卻沒有一個人笑的，誰都現着真誠熱心的神情。

受賞者的妻或子女，多有坐在池座裏觀看的。幼兒之中，有的一見到自己的父親登上舞臺，就盡力大聲叫喚，笑着招手。農夫過去了，擔夫也過去了，我父親所認識的擦靴匠也登場到知事前來領文憑。其次來了個巨人樣的大人，覺得是在甚麼時候曾經見過的，原來就是那受過二等賞的『小石匠』的父親。記得我爲望『小石匠』的病，上那屋頂閣去的時候，他就在病牀旁立着的。我回頭去看坐在池座的『小石匠』，見『小石匠』正雙目炯炯地注視着父親，且用了裝兔臉來藏瞞他的歡喜呢。忽然間，彩聲四起，急去向舞臺看時，見那小小的烟突掃除人，只洗淨了面部，仍著了漆黑的工服出場。市長去攜住他的手，和他說話。烟突掃除人以後，又有一個清道夫來領賞品。這許多勞動者，一面做了一家的主人，辛苦工作，再於工作以外用功求學，至於得到賞品。真是難能可貴。我一想到此，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。他們勞動了一日以後，再分出必要的睡眠時間，使用那不會用慣的頭腦，用那粗笨的手指執筆，這是何等辛苦的

事啊。

接着又來了一個工場的徒弟。他一定是借穿了他父親的上衣了，只要看他上臺受賞品時，捲起着長長的袖口，就可知道。大家都笑了起來，可是笑聲終於立刻被彩聲埋沒了。其次，來了一個禿頭白鬚的老人。還有許多的礮兵，這其中有曾在我校的夜學部的，此外還有關稅的門房和警察，我校的門房也在其內。

末了，夜學校的學生，又唱克里米亞戰爭歌，這次因為那歌聲從真心流出，籠着深情，聽衆不喝彩，只是感動了靜靜地退出。

一霎時，街上充滿了人。烟突掃除者拿了從賞品得來的紅色的書冊立在劇場門口時，紳士都集在他的周圍和他說話。街上的人，彼此都互相招呼。勞動者、小孩、警察、先生，我三年級時的先生和兩個礮兵，從羣衆間出來。勞動者的妻，抱了小孩，小孩用小手取了父親的文憑矜誇地給羣衆看。

女先生之死

二十七日

當我們在公立劇場時，女先生死了。她是於訪問我母親的一週後下午二時逝世的。昨天早晨，校長先生到我們教室裏來告訴我們這事，說：

『你們之中，凡曾受過先生的教的，應該都知道。先生真是個好人，曾把學生像自己兒子般愛着的。這先生已不在了。她病得很久，爲生活計，不能不勞動，終於把可以延續的生命縮短了。如果能暫時休息養病，應該可以多延幾個月罷。可是，她總不肯拋離學生，土曜日的傍晚，那是十七日這一天的事，說是已要不能再見學生了，親去訣別。好好地訓誡學生，一一與接吻了哭着回去。這先生現在已不能再見了，大家不要忘記先生啊。』

在二年級時曾受過先生的教的潑來可西，把頭俯在桌上哭泣起來了。

昨天下午散學後，我們去送先生的葬。到了先生的寓所，見門口停着雙馬的柩車，許多人

都低聲談說等待着。我們的學校裏從校長起先生們都到，先生以前曾任職過的別的學校，也都有先生們來。先生所教過的幼小的學生，大抵都由那執蠟燭的母親們領着在那里，別級學生到的也很多。有持花環的，有持薔薇花束的。柩車上已堆着許多的花束，頂上又安着大大的刺球花（acacia）環，用黑文字記着『五年級舊學生敬呈女先生』的標題。大花環下掛着的小花環，那都是小學生拿來的。羣衆之中，有執了蠟燭代主婦來送葬的傭婦，有兩個執着火把的穿法衣的男僕，還有一個學生父親的某紳士，乘了飾着青綢的馬車來。大家都集在門的近旁，女孩們拭着淚。

我們靜候了一會，棺出來了。小孩們見棺移入柩車去，就哭起來。其中有一個，好像到這時才信先生真死了似地，放聲大哭，號叫不肯休止，人們遂領了他走開。

行列徐徐出發，最前面是綠色裝束的B會的姑娘們，其次是白裝束飾青絲邊的姑娘們，再其次是僧侶，這後面是柩車，先生們，二年級的小學生，別的小學生，最後是普通的會葬者。街上的人們從窗口門口張望，見了花環與小孩，說『是學校的先生呢。』帶領了小孩來的貴婦

人們也哭着。

到了寺院，棺從柩車移出，安放於中堂的大祭壇前面。女先生們把花環置在棺上，小孩們把花覆滿棺的周圍。在棺旁的人都點起蠟燭在薄暗的寺院中開始祈禱。等僧侶一念出最後的『亞門』，就一齊把燭熄滅急出。女先生獨自殘留在寺院裏了！可憐！那樣親切，那樣勤勞，那樣長久盡過職的先生！據說，先生曾把書籍以及一切遺贈學生了，有的得着墨水壺，有的得着小畫片。聽說要死的前二天，她會對校長說，小孩們不宜哭泣，不要叫他們參與葬式的。

先生做了好事，受了苦痛，終於死了。可憐獨自留在那樣昏暗的寺院裏了！再會，先生！先生在我，是悲哀而愛慕的記憶！

感 謝

二十八日

可憐的女先生，曾想支持任職到這學年爲止，終於只剩三天，就逝去了。明後日到學校去

聽了『難船』的講話，這學年就此完畢。七月一日的土曜日起，開始試驗，不久就是四年級了。啊！如果女先生不死，原是很可歡喜的事呢。

回憶去年十月才開學時的種種事情，從那時起，確增加了許多的知識。說，寫，都比那時好，算術也已能知道普通大人所不知道的事，可以幫助人家算賬了，無論讀甚麼，大抵都似乎已懂得。我真歡喜。可是，我的能到此地步，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勉勵我，幫助我呢。無論在家裏，在學校裏，在街上，無論在甚麼地方，只要是我所居住，我有見聞的處所，必定有各種各樣的人在各種各樣地教我的。所以，我感謝一切的人。第一，感謝先生，感謝那樣愛我的先生，我現在所知道的东西，都是先生用盡了心力教我的。其次，感謝代洛西，他替我說明種種事，使我通過種種的難關，試驗賴以不失敗。還有，斯帶地，他曾示我一個『精神一到金石爲開』的實例。還有那親切的卡隆，他曾給我以對人溫暖同情的感化。潑來可西與可萊諦，他們二人曾給我以在困苦中不失勇志，在勞作中不失和氣的模範。所有一切朋友，我都感謝。但是特別要感謝的是我的父親。父親會是我最初的先生，又是我最初的朋友，給我以種種的訓戒，教我種種的事情，平

日爲我勤勞，將悲苦瞞住了我，用種種的方法使我用功愉快，生活安樂的。還有，那慈愛的母親。母親是我的愛人，是守護我的天使，她以我之樂爲樂，以我之悲爲悲，和我一處用功，一處勞動，一處哭泣，一手撫了我的頭，一手指天給我看。母親，謝謝你！母親是，於愛和犧牲的十二年中，在我的心胸裏，注入了溫愛的！

難船（最後的每月例話）

在幾年前十二月的某一天，一隻大輪船從英國利物浦（Liverpool）港出發。船中合船員六十人共載二百光景的人。船長船員都是英國人，乘客中有幾個是意大利人，船向瑪爾太（Malta）島進行。天色不佳。

三等客之中，有一個十二歲的意大利少年。身體比之年齡，雖似矮小，可是卻長得很結實，是個西西里（Sicily）型的美勇堅強的少年。他獨自在船頭桅桿旁捲着的纜束上坐了，身畔

置着一個破損了的皮包，一手搭在皮包上面，粗下的衣服，破舊的外套，皮帶上繫着舊皮袋。他沈思似地冷眼看着周圍的乘客，船隻，來往的水手，以及汹涌的海水。好像他是新近遭遇了一家的大不幸了的，臉孔還是小孩，表情卻已似大人了。

開船後，不多一會，一意大利水手，攜了一個小女孩來到西西里少年前面，向他說：

『馬利阿 (Mario)，有一個很好的同伴呢。』說着自去，女孩在少年身旁坐下。他們彼此面面相覷的看。着。

『到那里去？』男孩問。

『到了瑪爾太島，再到耐普爾斯去。因為父親母親正望我回去，我去會他們的。我名叫寇列泰法貴尼 (Giulietta Faggiani)』

過了一息，他從皮袋中取出麵包與菓物來，女孩是帶有餅乾的，兩人同食。方才來過的意大利水手慌忙地從旁跑過，叫着說：

『快看那里！有些不妙了呢！』

風漸漸加烈，船身大搖。兩個小孩卻不眩暈，坦若無事。女的且笑着。她和少年年齡相彷彿，身較高長，膚色也一樣地是褐色，身材窈窕，有幾分似病身。服裝很好，髮短而縮，頭上包着紅頭巾，耳上戴着銀耳環。

兩孩一壁食物，一壁互談身世。男孩已無父母，父親原是個做職工的，數日前在利物浦死了。孤兒受意大利領事的照料，送他回故鄉派來瑪，因為他有遠親在那里。女孩於前年到了倫敦叔母家裏，她父母因為貧窮的緣故，暫時把她寄養在叔母處，預備等叔母死後，承分些遺產的。數月前，叔母被馬車碾傷，突然死了，財產分文無餘。於有她也請求意大利領事，送歸故鄉。恰巧，兩孩都是由那個意大利水手擔任帶領的。

女孩說：

『所以，我的父親母親，還以為我帶得錢回去呢。哪里，我一些都沒有。不過，他們大約仍是愛我的。我的兄弟想也必定如此，我有四個兄弟呢，都還小，我是最大的了。我在家時替他們著衣服。我一回去，他們定是快活，定要飛跑擁來哩。——呀，波浪好凶啊！』

又問男孩：

『你就住在親戚家裏嗎？』

『是的，只要他們容留我。』

『他們不愛你嗎？』

『不知道怎樣。』

『我到今年聖誕節，恰好十三歲了。』

他們共談海洋及關於船中乘客的事，終日住在一處，時時交談。別的乘客總以為他們是姊弟。女孩編着襪子，男孩沈思着。浪漸漸加凶了，天色已夜，兩孩別開的時候，女的對了馬利阿：

『請安眠！』

『誰都不得安眠了哩！孩子啊！』意大利水手恰好在旁走過這樣說。男孩正想對女孩答說『再會』的時候，突然來了一個狂浪，將他搖倒。

女孩飛跑近去：

『啣呀！你出血了呢。』

乘客正在各顧自己逃下，沒有人留心別的，女孩跪伏在瞠着眼睛的馬利阿身旁，替他拭淨頭上的血，從自己頭上取下紅頭巾，當作綳帶替他包在頭上，打結時，把他的頭抱緊在自己胸際，致自己上衣上也惹了血迹。馬利阿搖抖着起來。

『好些嗎？』女孩問。

『沒有甚麼了。』馬利阿回答。

『請安睡。』女孩說。

『再會。』馬利阿答。於是兩人各入自己艙位去。

水手的話驗了。兩孩還未睡熟，可怖的暴風到了。其勢猛如奔馬，一桅立折，三隻舢板，也被飄去。船梢載着的四頭牛，也如木葉一般地被吹去了。船中起了大擾亂，恐怖，喧囂，暴風雨似的悲叫聲，祈禱聲，令人毛骨悚然。風勢全夜不稍衰，到天明還是如此。山也似的怒浪從橫面打來，在甲板上激散，把在那里的器物擊碎了捲入海裏去。遮蔽機關的木板被擊碎了。海水像怒吼

般地撥入，火就被淹熄，機關司逃去，海水潮也似地從這里那里捲入，這時，但聽得船長的雷般的叫聲：

『快攀住唧筒。』

船員奔到唧筒方面去。可是這時又來了一個狂浪，那狂浪從橫面撲下，把船緣，艙口，如數打破，海水從破孔淹進。

乘客自知要沒有命了，逃入客室去。及見到船長，一同齊聲叫說：

『船長！船長！怎麼了！現在甚麼地方！能有救嗎！快救我們！』

船長等大家說畢，冷靜地說：

『只好絕望了罷。』

一個女子呼叫神助，其餘的只是默然，恐怖把他們固定了。好一會，船中繼續着墓裏般的寂靜，乘客彼此只是蒼白了臉，面面相覷，海波仍是汹涌，船一高一低地搖着。船長放下救命舢板艇，五個水手下去乘入。艇沉了，是波浪來衝沒了的。五個水手淹沒了兩個。那個意大利人水

手也在內。其餘的三人拚了命，繞了繩逃上。

到了這裏，船員也絕了望。二小時以後，船已沉到貨艙口了。

悲慘的光景，從甲板上出現了：母親們於絕望之中將自己的小兒抱緊胸前；朋友們互抱了告永訣；因為不願見海而死，回到艙位裏去的人也有；有一人用手鎗自擊頭部，從高處倒下，死在那里；大多數的人們都狂亂的掙扎着；女人則起了可怕的痙攣苦悶着；哭聲，呻吟聲，以及不可名說的叫聲，混合一處；到處都見有人失了神，瞪着無光的眼，石像似地呆立着，面上已無生氣。寇列泰和馬利阿二人抱住一桅桿，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海。

風浪小了些了，可是船已漸漸下沉，眼見不久就要沉沒了。

『把那長舢板艇放下去！』船長叫說。

唯一僅存的一艘救命艇下水了，十四個水手和三個乘客乘在艇裏。船長仍在本船。

『請快隨我們來，』水手們從下面叫。

『我是，願死在這里的。』船長答。

『或許遇到別的船得救呢，快請乘了這艇罷，快請乘了這艇罷。』水手們反覆勸請。
『我留在這裏。』

於是水手們向了別的乘客：

『還可乘一人，頂好是女的！』

船長攙扶一個女子過來，可是舢板離本船很遠，那女子無跳躍的勇氣，就倒臥在甲板上。別的婦女都已失神如死了一樣。

『送個小孩過來！』水手叫喊。

以前化石似地呆在那里的西西里少年和其伴侶，聽到這叫聲，被那求生的本能所驅，同時離了桅桿，齊奔到船側，野獸般掙扎地衝前，齊聲叫喊：

『把我！』

『小的！艇已滿了。小的！』水手叫說。

那女的一聽到這話，就像被了電似地立刻把兩臂垂下，注視了馬利阿立着。

馬利阿也對她注視，一見到那女孩衣上的血迹，記憶起前事，臉上突然發出神聖的光來，『小的艇就要開行了！』水手立了焦急地待着。

這時，馬利阿情不自禁地發出聲來：

『你分量輕！應該是你寇列泰！你還有父母！我只是獨身！我讓你你去！』這樣說。

『把那孩子擲下來！』水手叫說。馬利阿把寇列泰抱了擲下海去，寇列泰從水泡飛濺聲中叫喊了一聲『呀！』一水手就捉住她的手臂拖入艇中去。

馬利阿在船側高高地舉起頭，頭髮被海風吹拂，泰然自若，平靜地，崇高地立着。本船沉沒時，水面起了一次漩渦，小艇僥倖不被捲沒。

女孩先前像已失了感覺了的，到這時，望着馬利阿的方面，淚如雨下。

『再會！馬利阿！』唏噓着把兩臂向他伸張了叫說。『再會！再會！』

少年高舉着手：

『再會！』

了。

小艇掠着暴波在昏空之下急去，留在本船的已一個人都不能作聲，水已浸到甲板的舷

馬利阿突然跪下，合掌仰視天上。

女孩把頭俯下。等她再舉起頭來看時，船已不見了。

第十卷
七月

母親的末後一頁

一日

安利柯啊！這學年已完了，在結束的一天，得留了一個爲朋友而捨生的高尚少年的印像，真是好事。你就要和先生朋友們離別，但我在這以上，還須告訴你一件悲哀的事情。這次的離別，不單是三個月離別，乃是長久的離別。父親因了事務上的關係，要離了這丘林到別處去了，家人也要同行。

一到秋天，就須出發罷。你以後非換入新學校不可。這在你實是不快的事。你很愛你的舊學校呢。你在這四年中曾在這裏一天兩次嘗到用功的愉快；在長久的時日中，每天